学术专论

1900 年威海卫税收与勘界纠纷

刘本森

［摘要］ 英租威海卫之初，地方尚属安静，唯有 1900 年威海卫勘界引发中外冲突。这次冲突的来龙去脉尚不明朗，需要梳理。是年春，因勘界在即，威海卫百姓间谣言疯传，称英人勘界后将征收重税，并对百姓投毒，遂掀起抗税、抵制划界的集会。英方认为谣言源于士绅阶层，驱散集会并晓谕百姓，却收效甚微。中方专员传达了错误的信息，导致谣言进一步散布。联合勘界时，百姓聚集阻挠，中方建议暂停，然英方执意继续勘界，引发百姓开展暴力抗争。在华勇营的镇压下，近三十名百姓丧生。随后英方自行完成勘界。百姓暴力阻止勘界，出发点在于抗税，原因在于听信谣言。纠纷的主要责任在于中英勘界官员，最大的受害者却是百姓。

［关键词］ 威海卫；英国；勘界；华勇营
［中图分类号］ K25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587（2015）－04－0054－15

1898 年，英国人租占威海卫之后，一直没有任何行动，直到 1900 年才开始勘定边界。此次勘界时爆发的中英冲突是英国人租占威海卫之后遭遇的第一场危机。因为资料的完整与丰富，我们今天能够清晰地还原该事件，讲述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①在英国初占威海卫这一时代背景之下，当地百姓之间疯传着各种谣言，其中散布较广者有二：一、英国人将会对界内民众课以重税，甚至向“妇女、牛、猪征税”②；二、英国人雇佣了汉奸“向井里投毒”③，毒杀中国人以将英人移民至此。一时间，百姓人心惶惶，群情激愤，“气氛开始变得躁动”④，民众中抗税、抵制划界的情绪日益高涨。于是，在中英组织联合勘界期间，当地掀起暴力抗争，很多百姓聚众反抗。数十名百姓因此白白送掉性命，此外，还有百姓被民众当做“汉奸”打死。最终的结果在意料之中：抗争行动并未阻止交税和勘界。更让人感慨的是，数年后，租借地边界附近有百姓“私代英人将界石向外移动”⑤，自愿向租借地内“移民”。

［收稿日期］ 2015－05－23
［作者简介］ 刘本森（1985—），男，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讲师，济南 250014；liubensen_1@163.com
［基金项目］ 山东师范大学青年教师科研项目（人文社会科学类）资助。

① 这一研究的主要资料是英国国家档案馆藏外交部档案（FO228 为主）以及时任威海卫行政长官锝沃德（Dorward）与英国陆军部的往来电报，英国方面一些当事人的记录、当时的中英官函、20 世纪 50 年代的一些回忆性文字也是有益补充。

② “Letter from Dorward to the War Office（May 23rd，1900）”，威海市档案馆《英租档案》（以下简称《英租档案》），档案号：229－001－056－0233，第 73 页。

③ 庄士敦著，刘本森译《狮龙共舞——一个英国人笔下的威海卫与中国传统文化》，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 66 页。

④ A. A. S. Barnes，*On Active Service with the Chinese Regiment*，Grant Richards & Leicester Square，1902，p. 2.

⑤ 朱世全《威海问题》，商务印书馆，1930 年，第 12 页。

对于发生在威海卫的这次民众暴力运动，早期的一些相关研究者利用口述资料等中方材料，撰写了一些文章，将这次事件描述为“抗英划区埋界”的“爱国斗争”。① 近年来，随着外文材料的发现与使用，该事件的研究出现了一批新成果，这些成果的主要价值在于纠正了以往研究的错误之处，如该事件发生在 1900 年而非 1899 年，并将勘界过程中的冲突等部分史实基本梳理清楚。然而，现有研究也有明显的不足之处，即对勘界纠纷的来龙去脉仍不清楚，勘界中各方的态度有待进一步发覆。②

正如笔者前文所指出的，暴力的出现与谣言的散布关系密切。在这一事件中，笔者感兴趣的是：谣言从何而来？因何而起？暴力抗争是何人组织？中英官员在这一事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这一事件可以给我们什么启示？笔者希望通过 1900 年威海卫民众运动这一个案的介绍和解读，探究地方百姓面对疆界纠纷时，在事件发生、演变、处理过程中的行为和动机，以期更贴近那个时代和社会。

一、平静：1900 年春天以前

在 1898 年 7 月 1 日中英《订租威海卫专条》正式签署之前，英国人已于 5 月 24 日占领了威海卫。之后，英国方面于 6 月派“本国副将路易斯至威海卫查勘地面”，希望总理衙门咨行山东巡抚“出示晓谕民人，于英员测量威海地面勿得阻挠，其树立标记不得损坏拔除”，总理衙门答应“电咨东抚，派员偕同路副将，妥为照料，即请速行”，并同时电知东海关道照办。③ 山东巡抚张汝梅接电后，立刻表示“就近委派谢牧庭芝会同文登王令赴威，偕路副将履勘租界”，但英国方面说“勘界毋庸委员及地方官照料，只须派一熟悉西语之人，沿途指点”。张汝梅认为此举不妥，因为“事关界务，似非译员所能妥办”。④ 但是，这次英国方面系“自行勘界，只察看形势，尚非两国会勘”⑤，于是就按照英方的意见办理。英方随后的勘界活动没有遇到任何麻烦。

直到 1900 年春天之前，威海地面基本平静，在这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英国人与威海卫地方官员及百姓的相处尚属愉快，双方仅有一次小纠纷：刘公岛迁民之争。

1899 年 1 月（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英国人计划在刘公岛租地买房，作为占领威海卫的基地。据清朝办理威海卫交涉事宜委员严道洪等人奏称，“英议买刘公岛偏西民房坟地庙宇地段，往返商定公平价，房一间给洋三十五元，其房地每亩另加洋百六十九元，复婉商贫户，每百元加恤二十五元，其房稍完整者另议加，坟地庙宇未定”。⑥ 这里说的“洋”是当时通用的墨西哥银元，当时，文登的田赋粮银是每分 24 钱，1 元合 800 钱。⑦ 照此来看，这是一个不错的价钱。

---

① 戚其章《抗英划区埋界》，威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英国强租威海卫三十二年（威海文史资料第十辑）》，内部印行，1998 年；张学诗《英人强租威海群众反抗埋界纪略》，山东省历史研究所编《山东省志资料（创刊号）》，山东人民出版社，1958 年；威海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威海市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 51—52 页。

② 邓向阳《米字旗下的威海卫》，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 年，第 18—26 页；张建国《回首威海抗英风云》，威海市城市历史遗产保护工作委员会编《威海记忆（第六辑）》（内部刊物），2012 年，第 14—17 页。

③ 总署致山东巡抚张汝梅《英副将赴威海查勘地面英使请出示弹压并派华员照料由》，《外交档案》，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馆藏号：01－18－019－01－020。

④ 山东巡抚张汝梅致总署《威海勘界非译员所能办理请查照前电赐复由》，《外交档案》，馆藏号：01－18－019－01－022。

⑤ 总署致山东巡抚张汝梅《英使请派员会勘威海卫界址即查照专条办理由》，《外交档案》，馆藏号：01－18－019－02－016。

⑥ 山东巡抚张汝梅致总署《抄送英租威海卫专条由》，《外交档案》，馆藏号：01－18－019－02－003。

⑦ 张学诗《英人强租威海群众反抗埋界纪略》，第 14 页。

不过当地百姓并不想卖房卖地，更遑论祖宗的坟地庙宇。2 月（光绪二十五年正月），威海卫刘公岛绅民王汝兰等人禀告文登知县，称“英员立逼迁移，详禀，恳请阻止”①，禀件经文登知县呈到山东巡抚，最后递到了总理衙门那里。王汝兰等人称，刘公岛上三百多家百姓的“所有庙宇、坟墓、田房，尽在岛内”，去年夏英国人就曾希望购买房屋土地，他们请知县交涉之后，“幸而中止”，到了年底，英国驻威海卫刘公岛等处办事大臣出示晓谕“所有岛内公所（公所，应指岛上的海军公所——引者注）以西各房，大英国家刻要买用，限尔铺户居民人等，于一个月内全行迁移，倘有租房日期尚远，一时难迁，俟本大臣将房买定，尔等房客须在本大臣处交租”。王汝兰等人于是前去面见英国驻威海卫大臣，“央求、辩论”，但是“该大臣置之不理”。鉴于“本年五月内曾蒙抚宪示谕，威海卫群岛租与英国，中国一切规矩，英国决不干预，亦断不至有迫令迁移、产业入官之虞，今该大臣限期买房，并欲掘徙庙宇、坟墓，实属迫令迁移、产业入官”，王汝兰等人在“万分惶恐”之下，除向登莱青道禀明之外，也恳请山东巡抚“立为阻止”。②

光绪二十五年（1899）正月二十八日，山东巡抚接函之后，立刻将情况如实传递给总理衙门，并认为：条约规定“岛内居民不可迫令迁移”，“推之坟墓、庙宇，更无迫令迁移之理，即建造衙署、炮台，一岛之中，尽有地段可用，何必定用坟墓庙宇之地”，更进一步指出英人购置岛内民房、迫令迁移庙宇坟墓，不仅“逼人太甚，并使死者无地可容”，而且“与条约不符，便恐激生众怒”，请求总理衙门能“照会英使，阻止英员不得逼徙坟庙，以顺舆情”。③

二月初二，总理衙门照会英国公使窦纳乐，称“英国租威海条约内载”，“不可将居民迫令迁徙、产业入官等语，是岛内居民不可逼令迁移”，“今驻威海英员逼令居民迁徙，甚至坟墓庙宇亦勒令掘徙，实与条约不符”，因此请英使“转饬驻威海英员，毋令将岛内居民逼令迁移，以符条约而顺舆情，是为至要”。④

半月之后，英国新任公使艾伦塞回复称“该处官署以西之地，实为修建必须之区，英官从公价买，必当体恤民情，并非迫令迁移。至庙宇坟墓，亦当和平商移，毫无逼勒情势，惟此等万不获已之事，不外两端：一则业主勿得任意刁难，掯索重价；二则官场宜示宽容，许以厚酬。其事方克有成。贵王大臣尽可放怀，该处英官办理此事，始终必以宽厚为主，不致有欺压黎庶之实也。”⑤ 总理衙门接信后，并未再有交涉，只是将其转达给山东巡抚，以便“转饬文登知县晓谕该岛居民”⑥。关于这一纠纷的档案戛然而止，这就是最后的办理结果。根据现实情况来看，似乎问题得到了妥善的解决——或许如英方所说，矛盾在“许以厚酬”之后解决了。

这里略显繁琐的引用是为了说明：第一，地方百姓在遇到纠纷时，并不是鲁莽行事，他们的举措是与英国人交涉，向政府寻求帮助，而不是凭空使用暴力，而其中的领头人，则是当地“员绅”；第二，双方的交涉态度非常积极，无论是中方还是英方，在办理交涉时都非常及时。正月二十八日到二月初二，从山东巡抚到总理衙门再到英国公使，可以说办事效率很高；第三，从照会行文来看，清朝官员可以说是据理而争，维护百姓利益。由此，有助于我们理解各阶层在勘界纠纷中的反应。总之，英国占领威海卫后直到 1900 年春，中英双方总体平静。

当然，百姓也有因英国人的活动而引起的死亡，不过责任却在百姓一方。英国占领威海卫之

---

①②③ 山东巡抚张汝梅致总署《据威海刘公岛绅民王汝兰等禀称英员立逼迁移即庙宇坟墓亦须掘徙殊与条约不符请迅赐照会英使阻止仍希见复由》，《外交档案》，馆藏号：01－18－019－02－004。

④ 总署致英国公使窦纳乐《转饬驻威海英员不得逼令岛内居民迁徙由》，《外交档案》，馆藏号：01－18－019－02－006。

⑤ 英国公使艾伦塞致总署《威海卫修建必须之地该处英官办理此事必体恤民情并无迫令迁移逼勒情势由》，《外交档案》，馆藏号：01－18－019－02－007。

⑥ 总署致山东巡抚张汝梅《英官逼令刘公岛民掘移坟庙据英使照复办事必主宽厚不至欺压由》，《外交档案》，馆藏号：01－18－019－02－008。

初，决定拆去日本军队在威海建造的木板房，并变价卖给商人。不料“商人往拆王家庄营房时，突来附近村民男妇千余人，硬夺拆卸木板，致所倒，压毙二名，压伤多人”，对此，“英员、商会推情允宽既往”。① 百姓之所以抢夺木板，是因为“威海卫木料的缺乏以及好棺材相应昂贵”的现实，这导致百姓经常会“对一棵树或者几棵树的所有权进行激烈争夺”。② 由此可见，当地百姓民风彪悍。这在随后的税收和勘界中表现得极为明显。

二、谣言：高税收和投毒

半年的时间很快过去了。1899 年 10 月 13 日，英国威海卫办事大臣铎沃德向陆军部发电，请求授权安排处理威海卫勘界之事，并于当月 24 日收到陆军部同意授权的回复。③ 随后，华勇营的班罗斯少校前往北京，并通过驻英公使正式向总理衙门提出联合勘界。总理衙门表示同意，并指示山东巡抚“遴派委员前往，会同详慎履勘，遵照专条办理，并将会勘界址情形，随时报明本衙门核夺”。④

山东巡抚接信后，委派候补知府石祖芬“驰往会勘”，并令登莱青道李希杰“就近督同履勘”，但因石祖芬“患病未愈”，于是新任山东巡抚袁世凯改委李希杰与“前山东候补道严道洪、前北洋海军游击林颖启”前往会勘。李希杰熟悉地方情形，严道洪、林颖启曾“办理威海善后交涉”⑤，了解对外交涉事宜，这一委派较为合理。英方得信后，照复称“已派副将包尔、参将班罗斯二员为勘界委员”。⑥ 1900 年 1 月 4 日，铎沃德接到了严道洪的通知，称他“收到政府电报，要求将勘界之事拖到春天，那时候勘界将会容易一点”。铎沃德同意了这一安排。3 月 8 日，铎沃德电告山东巡抚，要求不晚于 3 月 20 日开始勘界。同一天，他收到答复，要求勘界行动再延期一段时间，因为李希杰月底不能到达威海卫。次日，铎沃德复电称把日期推迟到 4 月 2 日。⑦ 后来，由于中方勘界委员行程耽搁，勘界正式开始的日期是 4 月 25 日。

然而，勘界尚未开始，威海卫附近突然出现了对英国不利的种种谣言。谣言开始流传的具体时间，已经很难知晓。不过谣言很可能针对的是 1 月铎沃德在威海卫地区发布的两份公告：第一份声明英国官员管理该区的土地，中国官员的管辖区域仅限于威海卫城；第二份通知从该年起，土地税按照以前的税率交给英国当局，“自今以后，租界内之地丁钱粮、捐输，不准再交于中国官”。⑧ 如果说第一份公告是对英国租占威海卫的再次重申、百姓尚能接受的话，第二份公告却引发了轩然大波。

关于租借地内的税收问题，早在一年前，中英双方就曾发生过交涉。1899 年 1 月，文登知县派人在租借地内征收土地税，引起英人不满，英方驻威海卫大臣“急电”驻华公使，称“发

---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选编《光绪二十四年英国租借威海前后电报》，《历史档案》1999 年第 4 期。

② 庄士敦著，刘本森译《狮龙共舞——一个英国人笔下的威海卫与中国传统文化》，第 85 页。

③ “Letter from Dorward to the War Office (May 16th), 1900”，《英租档案》，档案号：229－001－056－0233，第 31 页。

④ 总署致山东巡抚张汝梅《英使请派员会勘威海卫界址即查照专条办理由》，《外交档案》，馆藏号：01－18－019－02－016。

⑤ 山东巡抚袁世凯致总署《石守祖芬患病改派严道洪林游击颖启会勘威海租界请照会英使转饬英员俟该道等抵威即行勘定由》，《外交档案》，馆藏号：01－18－019－02－023。

⑥ 英国公使窦纳乐致总署《照复威海卫会勘租界据威海办事大臣咨称已派副将包尔参将班罗斯为勘界委员由》，《外交档案》，馆藏号：01－18－019－02－025。

⑦ “Letter from Dorward to the War Office (May 16th, 1900)”，《英租档案》，档案号：229－001－056－0233，第 31 页。

⑧ 《山东时报》，光绪二十五年二月二十一日。

现文登知县王某派人在租借地内征收土地税，且张贴布告”，英方“径直反映给办理威海交涉委员，令中方交还土地税，并要求文登知县道歉”，然“中方委员却一改从前友善态度”。[①] 对此，文登知县禀报说他曾于3月接到英方照会，“催县缴所收岛内六个月钱粮与英”。[②] 也就是说，中方认为他们有权征收租借地内钱粮，而英国人则认为自1898年7月起，租借地的钱粮应该归英国所有。对此，张汝梅在给总理衙门的函件中提出了不同意见，指出“威海原约并未载有豁免刘公岛钱粮”，并说“日本曾驻该处，其界内粮赋杂税等项，中国均照常征收，并无缴归日本之事”。因此，“今英国界内犹是日本原驻之地，事同一律，则中国应征界内之钱粮等项，自应由地方官循旧办理”，希望总理衙门“就近与英使辩论，转饬该英员遵照约章，勿再凭空催缴，以照睦谊”。[③]对此，总理衙门没有回复。看来，文登并没有把钱粮交给英国人。

时隔一年之后，英方的公告无疑是对威海地方利益的巨大侵占，引发了地方官员和士绅的不满。对此，文登地方官采取的方法有二：一是向上级报告，上达巡抚袁世凯乃至御面，“英人在威海以外，圈占文登、荣成两县地方，张贴告示，令界内居民向彼完粮，并强派华绅四人充当粮总，代为催收”。[④] 二是派人在该地区收税，但收税人差点被英国人抓住。英方“拿到了收税人执行这一命令的证据”[⑤]，双方的正面冲突开始出现。

而恰在此时，对英国不利的谣言开始流传。据铎沃德了解，谣言是从1900年“3月初”开始散布的，谣言的来源是“绅士层”、“上流社会”，[⑥] “很多都是租借地内有影响力的人物”。[⑦] 这一时期，正是英国人打算开始收税的时候。谣言的主要内容是说英国打算“增加税收”，“并且向妇女、牛、猪”等收税，[⑧] 甚至对“房子也会征税”[⑨]；此外，还有“养牛、养骡子等需要特许”。[⑩]

谣言之下，士绅和民众决定采用武力保护自己的利益。从3月起，民众开始聚集在租借地的两三个地方，“当地村庄的团练也出动了，焚香、竖旗，寻找或者购买武器，总体来说，气氛开始躁动”，[⑪] 他们决定“既不屈服于英国的管辖，也不会纳税。每个村庄要训练一定数量的人，每月举行三次集会，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⑫] 在威海卫城附近，这一活动的主要领导者叫崔寿山，人称崔管，是个秀才，当时已经70多岁。

3月26日，民众在离威海卫城七英里远的姜南庄举行集会。早在民众上次集会之时，铎沃德已经安排“可靠的人化装去参加这次集会，并且报告发生了什么”，因此，他早已明白此次集会的目的是“汇报暴动的进展、准备情况和统筹措施”。集会前一天，铎沃德命令华勇营到姜南庄驱散集会，“如果可能的话，抓住组织者，尤其是崔管，同时尽最大努力避免与百姓的冲突以及流血事件发生”。[⑬]事情非常顺利，400名华勇营士兵到达姜南庄集会地点后，包围了集会的700余人，村民们没有做出任何反抗。华勇营迅速“解除了他们的武装”，“缴获了96支矛、69

---

① To Sir Cloud MacDonald, 29 Jan. 1899, The National Archives (UK), FO228/1317.

②③ 山东巡抚张汝梅致总署《英员催缴威海岛内钱粮并募华人为兵已饬严道辩说请迅赐施行由》，《外交档案》，馆藏号：01－18－019－02－005。

④ 总署致山东巡抚袁世凯《军机处抄交英人在界内征粮并德人击毙农人等情着该抚查明办理由》，《外交档案》，馆藏号：01－18－019－02－028。

⑤⑥ “Letter from Dorward to the War Office (May 23rd, 1900)”，《英租档案》，档案号：229－001－056－0233，第73页。

⑦ “Letter from Dorward to the War Office (June 1st, 1900)”，《英租档案》，档案号：229－1－306－1595。

⑧ “Letter from Dorward to the War Office (May 23rd, 1900)”，《英租档案》，档案号：229－001－056－0233，第73页。

⑨⑩ Proclamation (issued by British Commissioner), 30 April, The National Archives (UK), FO228/1353, p. 348.

⑪ A. A. S. Barnes, *On Active Service with the Chinese Regiment*, p. 2.

⑫⑬ “Letter from Dorward to the War Office (June 1st, 1900)”，《英租档案》，档案号：229－1－306－1595。

杆枪、14 把剑、1 门小炮、14 面旗帜和 1 面大鼓”。①

这次行动有些闹剧的意思：一是没有冲突，华勇营“执行了一个上刺刀的命令之后”，集会民众就放下了武器；二是集会民众的武器大都是些“一端捆扎着陈旧的大刀或刺刀的木棍、草叉”，在英国人看来，这些“并非是战争时期而是和平时期的用具”；② 三是英国人逮捕了三名“囚犯”崔管、董绍辉、谷辉庭，但是因为谷辉庭年龄太大，半路上就把他放了，而崔老先生因为身体不好，又是重犯，英国人不得不找了一辆“推石小车”，把他推到了威海码头。③ 不到一月，两人都被释放了。

面对谣言，英方也采取了补救措施。驱散集会不久后的 4 月 2 日，锝沃德在码头召开租借地内的村董会议，听取村董的意见和“所有抱怨”。绝大多数村董都参加了会议。锝沃德向他们解释了“政府的打算，并表示无论如何都不会增加赋税”，会议召开得“非常令人满意”。村董没有任何实质的抱怨，他们“只是曾经受到那些假装知晓英政府意图的挑拨者的警告”。锝沃德认为这类集会“不会继续扩大”，也不需要“把它们看得很严重”，他已经找到了问题发生的根源，“主要是因为百姓容易被蒙骗”。④ 此前一天，袁世凯致电锝沃德，称边界未定之前，不得收税。锝沃德回复说：英国从未打算在边界划定之前征税，并希望派人前来解释为何出现这一说法。袁世凯得到并未征税的答复后，很高兴。

问题好像已经解决。但是平静的背后，蕴藏着更大的危险。中国方面，关于英人“强派华绅四人充当粮总，代为催收”的奏折已经上达天听；英国方面，锝沃德也于 4 月 6 日致信陆军部，称“最近租借地民众中对英国政府试图征税有种不靖感，关于征税已经有很多谣言，总体上意在煽动民众情绪，以反对我们的统治。”⑤ 谣言已为双方决策层知晓，将波及中外交涉。

4 月 13 日，中方勘界委员李希杰、严道洪、林颖启乘船抵达威海卫，但是他们没有“受到任何迎接”，后来英国人揣测，这可能引起他们的不满。⑥ 他们随后拜访了锝沃德。会晤中，李希杰说，根据政府指示，他要召集当地绅董开会，以便解释英国租借领土之事，等有了会议结果之后，再确定共同勘界日期。锝沃德表示希望知道开会的日期和具体时间，以便一起参加会议。另外，锝沃德向李希杰抱怨文登地方官的随意征税行为，并成功地使文登官员就此道歉。事情似乎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

随后，李希杰在威海卫城召集士绅开会。然而，此次会议却是此后中英两国围绕威海摩擦不断升级的引子，“以后衅端，多由（此次）会议而起”。其因有二：第一，据英方的消息，中方委员传达了错误的信息。据《订租威海卫专条》，“威海全湾沿岸以内之三十里地方专归英国管辖”，但此次会议上，中方委员“言以威海城为中点，四面皆仅以三十里为界”⑦，这直接导致绅民对勘界的误解；第二，英方对李希杰召开绅董会议的行为极为不满，因为他食言了，没有通知英国人。他们据此怀疑会议上有对他们不利的决定。据锝沃德的消息，李希杰在会上拒绝承认英方有征税权，并重审了崔管案件，认为崔管的行为是正确的，他举出了英方收税的证明，文登

---

① “Lieutenant-colonel Bower to Dorward”（Mar. 26th，1900），《英租档案》，档案号：229－1－306－1595。

② A. A. S. Barnes，*On Active Service with the Chinese Regiment*，p. 3.

③ 张学诗《英人强租威海群众反抗埋界纪略》，第 16 页。

④ “Letter from Dorward to the War Office（June 1st，1900）”，《英租档案》，档案号：229－1－306－1595。

⑤ Dorward to War Office，6 Apr. 1900，The National Archives（UK），FO228/1353，p. 269.

⑥ A. A. S. Barnes，*On Active Service with the Chinese Regiment*，p. 5.

⑦ 窦纳乐致总署《威海勘界一事迭据锝大臣文电译述情形并云勘界武员一员伤重已另派他员代勘应将华官失信民人无故聚攻伤及大臣之案专文照会由》，《外交档案》，馆藏号：01－18－019－02－039。

地方官还拿出了铎沃德去年一月份的公告作为证据。[1] 英方认为，会上“不当擅议地粮民政各事”[2]。

在双方租借地界线未定、税收问题未交涉前，英方的确没有在文登、荣成与威海卫边界各地征税的权利。对此，英方也心知肚明。于是，铎沃德于4月20日致电山东巡抚，建议签订协议，即所有住在租借地内、在租借地外有地的人，应向英方交税；反之，交给中方政府。袁复电称，勘界完成后再议。24日，铎沃德再次致电重申其观点，并称，如果不能马上解决勘界问题，应该命令文登和荣成县在边界划定之前，不得在边界征税。袁世凯当天便下达了这一指示。

然而，此时谣言却已经进一步发展，不再仅仅是关于征税，而是意在煽动仇英情绪。此类谣言在威海民众中间广为流传，并引发了恶果。谣言之一是英国人需要所有的土地安置他们的人口，因此他们将会消灭威海卫的现存人口。至于采用的方法，则是雇佣一些当地人向所有村庄的水井里投毒——这是一项“系统化的谋杀”[3]，好像也是最简单有效的方法。这类谣言似乎在中国很有市场，甚至直到1937年淞沪会战时，上海也流传着同样的谣言，引发百姓们毒打甚至杀害携带粉末状物品或药品的无辜同胞。[4] 在当时的威海，民众对这一谣言深信不疑。他们认为租借地政府真的雇佣了一些当地人实施这项谋杀。

谣言之下，大部分村民不仅不敢饮用井水，而且惶恐地逃到野外生活。当然，他们也会通过某些途径宣泄仇恨。他们抓住并毒打那些怀疑是拿了英国人好处的汉奸。甚至杀死了某些可怜而无辜的人。几年之后，威海卫南区行政长官庄士敦了解到，在这一谣言之下，“至少有一人被活埋，一人被溺死”[5]。还有一些人，虽然没有被杀死，但也已经是妻离子散。庄士敦就遇见过这样一位受害者。这个不幸的人当时被怀疑是汉奸，是英国人的间谍，愤怒的村民将他抓住并扔进了一口据说已被投毒的井中。这个人没有被毒死，也没有淹死。但不幸的是，他的妻子被村民们卖给人做妾，卖了大约相当于10英镑的价钱。不过，当时威海卫的确存在一些英国人的间谍，前文提到民众集会的情况，铎沃德能第一时间知晓，他自己也说过他会“派可靠的人前去参加并报告发生了什么”。毫无疑问，流传的关于外国人的许多恐怖故事是有人编造的，这些编造者强烈地渴望唤起人们反抗外国统治者的情绪。不管是出于近似爱国主义的感情，还是更多出于利己主义的动机，他们的计划失败了，因为人们对英国人的愤怒比起对汉奸的愤怒要少得多。

1900年春天，弥漫在威海卫民众之间的谣言，当然不是真实的。因为英国人的税收并不比清政府重（土地税后来增加，但并无各种捐税杂税，总体上比清政府轻很多），英国人也没有实施向水井投毒这一“系统化的谋杀”。谣言仅仅是谣言。但是，谣言又并不仅仅是谣言，某种程度上，谣言成为历史事实的一部分，影响了事情接下来的进展。

三、暴力：中英交涉与百姓之死

因为勘界，谣言演变为暴力。4月25日，拖延已久的联合勘界正式开始。中国方面，除勘界委员登莱青道李希杰、前山东候补道严道洪、前北洋海军游击林颖启之外，还有候补知县程云翰（威海卫人）、威海卫士绅王沛，以及文登知县陈景星。英国方面则是包尔、班罗斯以及60名华勇营官兵。勘界时，双方沿界线分别驻扎。英方人员在士兵的护卫下，在英租借地内扎营，

---

① “Letter from Dorward to the War Office (June 1st, 1900)”，《英租档案》，档案号：229-1-306-1595。

② 窦纳乐致总署《威海勘界一事迭据铎大臣文电译述情形并云勘界武员一员伤重已另派他员代勘应将华官失信民人无故聚攻伤及大臣之案专文照会由》，《外交档案》，馆藏号：01-18-019-02-039。

③ 庄士敦著，刘本森译《狮龙共舞——一个英国人笔下的威海卫与中国传统文化》，第65页。

④ Peter Harmsen, *Shanghai 1937 Stalingrad on the Yangtze*, Oxford: Casemate, 2013, p. 80.

⑤ 庄士敦著，刘本森译《狮龙共舞——一个英国人笔下的威海卫与中国传统文化》，第65页。

中方专员则由平日的随从陪同，在中国领地的村庄住宿，他们并没有武装士兵护卫。勘界从西边开始，最初两天，勘界过程非常顺利。在中英双方勘界委员的共同参与下，26 日埋好了 6 块界石，随后两天，又埋下 19 块界石。此时，在英方看来，"将近一半的工作已经完成，双方没有任何异议"①，说已经完成"将近一半"略显夸张，但也已经完成了三分之一，整个租借地一共埋了 76 块界石，此时已经埋好 25 块。勘界过程中，双方严格按照条约规定的距离划界，虽然避免了勘界过程中的纠纷，但却导致"有时村镇适处界线中间"，并由此引发诸多问题，"如杜家村，致有村南村北分界内界外，管理时感不便; 又双岛港界线，界于港之中间，致一港之内，跨为两境，反为匪盗渊薮，此剿彼窜，妨害治安"。②

到了 28 日，英方移驻于威海卫城东 15 英里处的草庙子村，中方专员移到了道头村。两地与威海卫城的距离均已超过 10 英里，"当委员会开始推进到距离威海卫城 10 英里之外的地方时，民众开始聚集"。③ 民众聚集的最初几天，双方并未爆发冲突。百姓们的行为，是在表达一种诉求。当天，这条界线附近村庄的百姓成群结队蜂拥而至，他们见勘界委员会要埋置界石，以为英国人会将他们的土地充公，于是纷纷在英方勘界委员面前坚称"不卖地"。英方勘界委员向百姓解释说，他们并没有打算买地的意思。然而百姓仍然不退让，不允许在他们的土地上竖立界石。此时，护卫勘界委员会的华勇营士兵逮捕了 6 名闹事者。百姓受到一定震慑，"态度马上发生了改变"，英人也在警告被逮捕者之后将他们释放了。④ 然而，到了 29 日，聚集的民众越来越多，已经达到了约两千人。他们聚拢在军营周围，表现出强烈的敌对情绪。对此，包尔致信李希杰，详述已遇到的敌对状况。他认为，这种状况产生的原因是百姓不知道勘界委员会要做什么事情，他还询问中方已经采取了哪些措施来阻止目前事态的发展，并邀请李希杰于次日早上九点到英国军营讨论当时的形势。⑤ 同日，中方专员回答说他们会按照指定的时间前来。⑥ 包尔还写信给铎沃德，要求增加 30 人来护卫勘界官员。次日晚，增派的 32 名官兵到达，但用于运输的骡子在路上被村民拦下。村民还拒绝卖东西给军营。⑦

4 月 30 日下午，中方专员来到英国军营。此前，他们已经写信提出，将会晤时间从上午九点推迟到下午两点。他们称，中方勘界委员也受到聚集民众的骚扰，对现状表示担忧并建议暂停勘界。他们表示，在人群散去和英方停止一切行动之前，将静观事态发展。双方讨论了相关形势之后，达成一致意见，分别向民众发布了公告。中方于公告中声明: 中英联合竖立的"界石为确定位置所用，百姓不得随意碰触，周边村庄百姓有责任保护界石不被移动"，中方委员"希望界线能够尽快并且在和平环境中勘定"。⑧ 英方的公告则是针对各种谣言，"委员会确认百姓的风俗习惯不会受到干涉，英方所收缴赋税不会高于之前中国收缴的数额'，"不要听信关于养牛、养骡子需要特许的谣言以及对人、房子征税等各种说法，这些都不真实"。⑨ 由此可见，中英双方在如何说明该问题上采取了不同策略，中方的重点在于约束百姓，英方则重在向百姓澄清谣

---

① Dorward to Sir C. MacDonald, 19 May 1900, The National Archives (UK), FO228/1353 p. 330.

② 朱世全《威海问题》，第 12 页。

③ Dorward to Sir C. MacDonald, 17 May 1900, The National Archives (UK), FO228/1353, p. 319.

④ Dorward to Sir C. MacDonald, 19 May 1900, The National Archives (UK), FO228/1353, pp. 331 – 332.

⑤ Col. Bower to Tao Tai Li, 29 Apr. 1900, The National Archives (UK), FO228/1353, p. 345.

⑥ The Chinese Boundary Commissioner to Colonial Bower, 29 Apr. 1900, The National Archives (UK), FO228/1353, p. 346.

⑦ Dorward to Sir C. MacDonald, 19 May 1900, The National Archives (UK), FO228/1353, pp. 334 – 335.

⑧ Proclamation (issued by Chinese Commissioner), 30 Apr. 1900, The National Archives (UK), FO228/1353, p. 347.

⑨ Proclamation (issued by British Commissioner), 30 Apr. 1900, The National Archives (UK), FO228/1353, p. 348.

言。英方的公告当场被译成中文，中方委员保证向聚集的民众宣读。此外，他们当场找了几个会写字的人，誊写了几份送给英方专员让他们散发。然而，英方事后认为“中方官员并未在公众面前读过英方的公告，也并未将中方的公告贴出，村民们否认见过公告”。①

综观民众集会前几日各方表现可知，这一时期各方都还能保持克制。百姓虽然聚集在一起，但是没有切断英方与外部的联络，英方的增援也能到达；不过百姓也通过聚集、拒绝“卖东西给军营”、“拦下运输工具”表达不满。中英官员还能会见并谈判。中方官员处于居中协调的位置，安抚双方，但在措施上有失当之处：第一没有向村民解释清楚，第二没有取得英方的信任，以致渐生嫌隙。英方的行动则属于两手准备：其一是向百姓解释，与中方沟通；其二是增派援兵，但没有采取武力行为。事态属可控范围，但只是暴风雨前的平静。

5 月 1 日，中方委员写信通知包尔说，公告已经张贴，另外，“昨天返回村子时，发现百姓仍然聚集在那里，于是命令文登知县通知当地村董，要求他们劝离聚集民众”。② 包尔得信后，回复称“似乎已经没有其他理由继续推迟勘界”，建议“明早九点半继续开展勘界工作”。③ 当晚，中方委员复信说，他们“今天召集了村董，再次向他们解释，虽然他们了解了一些情况，但是人群还没有散去”，鉴于此，他们希望“将继续勘界工作再推迟一到两天”。④ 2 日凌晨，包尔答复说同意再推迟一天。⑤ 当天下午，中方委员致信包尔，称“聚集的人群仍非常多，尽管向他们解释了此事，但仍未能成功劝其离开”，“我们已经无法继续工作，并已打电报给山东巡抚，请他与铎沃德安排暂停勘界，以免引起骚乱”。⑥ 对此，包尔回复称，他“建议第二天继续工作”⑦。与此同时，他向铎沃德报告其行动并催促说，明智的选择是马上开始工作。当天，华勇营 170 余名士兵抵达草庙子兵营，⑧ 在附近的英国兵力已达 270 余人，这也使得英方委员包尔在随后的交涉中变得强硬起来。从 4 月 28 日到 5 月 2 日，勘界已经暂停了 5 天。

5 月 3 日，山东巡抚致电铎沃德，称“海滨地区的民人愚钝彪悍，必须采取合适的方法向其解释并劝其离开”，希望“能将工作暂时推迟，以解决这一问题”。⑨ 因此，铎沃德写信给包尔，指示他把要求继续划界的报告转交给山东巡抚。不料，包尔当天已不顾中方要求，单方勘界。得知英方自行勘界后，中方委员致信称，“因为民众并未散去，我们已致信请求暂时推迟勘界，并已致电巡抚请示处理办法”，“听闻贵方今天自行勘界、竖立界石，特再次致函，请暂停勘界，一俟收到巡抚指示，敝处将立刻通知贵方”。⑩ 对此，包尔的复信很强硬，称“我已经将情况报告给铎沃德，如果得到暂停的命令，我将会停止。但，我有责任继续勘界，不能让群众指挥我的行动。如果他们试图阻挠，我将动用武力对其进行驱逐”。⑪ 当天，英方勘界委员包尔、班罗斯在士兵护送下继续向东勘界，自行埋下了 12 块界石，并将军营向东移动了 9 英里，扎营在马井泊村南临泉河河套。草庙子军营则留下了沃森上尉的第 4 连，约 60 人。中方仍然留在道

---

① Dorward to Sir C. MacDonald, 19 May 1900, The National Archives (UK), FO228/1353, p. 334.

② Chinese Commissioners to Colonial Bower, 1 May 1900, The National Archives (UK), FO228/1353, p. 349.

③ Col. Bower to Tao Tai Li, 1 May 1900, The National Archives (UK), FO228/1353, p. 350.

④ Chinese Commissioners to Colonial Bower, 1 May 1900, The National Archives (UK), FO228/1353, p. 351.

⑤ Col. Bower to Tao Tai Li, 2 May 1900, The National Archives (UK), FO228/1353, p. 352.

⑥ Chinese Boundary Commissioners to Colonial Bower, 2 May 1900, The National Archives (UK), FO228/1353, p. 353.

⑦ Col. Bower to Tao Tai Li, 2 May 1900, The National Archives (UK), FO228/1353, p. 354.

⑧ A. A. S. Barnes, *On Active Service with the Chinese Regiment*, p. 5.

⑨ Governor to Col. Dorward, 3 May 1900, The National Archives (UK), FO228/1353, p. 355.

⑩ Chinese Boundary Commissioners to Colonial Bower, 3 May 1900, The National Archives (UK), FO228/1353, p. 356.

⑪ Col. Bower to Tao Tai Li, 3 May 1900, The National Archives (UK), FO228/1353, p. 357.

头村。

5 月 4 日，到达新营房之后，包尔给中方委员写信，表示很遗憾双方不能一起工作到勘界完毕，如果中方认为被人群包围很不方便并愿意搬到英方领地内的话，他会安排士兵保护他们，① 但并未收到回复。对此，中方专员后来解释说他们的联络被村民切断了。当天，得知英方自行勘界的山东巡抚袁世凯致电锝沃德，要求其命令英方委员停止单独划界，他拒绝承认那样划定的边界有效。② 锝沃德复电称他本人将亲自去查勘边界，回来后再打电报。③

至此，天平开始倾斜，原本一直扮演居中调停角色的中方委员，或许是真的被愤怒的百姓当成站在对立面的帮凶，或许已经和百姓联合而与英方相背而行。在中外交涉中，沟通渠道的不畅往往意味着交涉的失败。中方委员的这一说法，更像是对于英方单独勘界而表达的一种不满态度。无论如何，缺少了居中调停的缓冲，冲突一触即发。

5 月 5 日，冲突发生。这场冲突发生在英方委员所在的马井泊营地附近。当天下午两点三十分，勘界委员班罗斯、翻译沙勒、两名英国卫兵以及 12 名华勇营士兵，在划界后返回到离营房四分之一英里处时，突然遭到了 1500 多名手持农具和石块的百姓袭击。这些百姓 “表面上以友好的方式接近，几码之内的人看起来似乎没有带武器，当警告他们不要再靠近时，他们突然一起扔石头，然后拿着棍棒冲过来”，班罗斯是主要攻击对象，他和两名英国卫兵 “用手枪猛烈开火”。④ 当沙勒集合军队，将暴民从班罗斯少校身边驱散时，他已经被打倒在地，身受重伤。英方边打边退，试图退到营房，但 “中国人已经考虑到这一点”，英方后退路线的 “山坡上出现了很多人，并且开始向下扔大石头”。⑤ 营地里的军队在军官包尔上校、珀雷拉上尉、托克中尉的带领下，迅速前来增援。民众也分开迎击，“他们的意图很明显，将其（班罗斯一行——引者注）与营地援兵分开”。⑥ 在英方的火力下，民众开始后退，珀雷拉带人追击，但被草叉叉在了脖子上，差点丧命。此次交战，民众死 19 人，受伤人数不知，英方班罗斯重伤，珀雷拉和一名卫兵受轻伤，两名华勇营士兵受伤。“回到军营后，包尔发现中方委员的一封信，信中称他们从山东巡抚得知，因英方委员带领军队独立划界，中方不对发生的任何麻烦负责”。⑦ 然而，笔者在档案中并未发现这封信。如果锝沃德所言属实，可知中方委员的通信未被切断。

包尔于当天通知留在草庙子的沃森上尉、布雷中尉、帕顿上士以及大约 60 名士兵：班罗斯及其小分队遇袭，要提高警惕。5 月 6 日早上，沃森和布雷并没有像往常一样派出巡逻队，而是亲自骑马查看周边状况。上午十一时，他们发现约3000名民众向军营聚拢，于是飞驰回营，整军列队，发放了额外的弹药。十一点三十分，营地对面山的北边、西边、南边的扇形区域遍布当地百姓，他们开始挥舞着武器大声喊叫。沃森带领连队中一半的人到西南方，布雷带人占据了营地北边高处的有利位置。双方交火，民众装备有火器，但是 “他们的炮火在声音上比实际效果上更令人瞩目。炮弹、弹丸、钉子，还有少量的金属片落得到处都是，但是对我们的人没有任何伤害”，他们 “有一门极好的大炮”，“发出巨大的噪音，释放出大团的烟雾，但是似乎没有射出一枚炮弹”。⑧ 大概一个小时之后，英方击溃民众，民众死 10 人，而英方 “损失为零”⑨。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在冲突即将发生前，有一位 “肩上担子挑着他所有财产” 的老人，跑

---

① Col. Bower to Tao Tai Li, 4 May 1900, The National Archives (UK), FO228/1353, p. 359.

② Governor to Col. Dorward, 4 May 1900, The National Archives (UK), FO228/1353, p. 359.

③ Col. Dorward to Governor, 4 May 1900, The National Archives (UK), FO228/1353, p. 360.

④ A. A. S. Barnes, *On Active Service with the Chinese Regiment*, p. 7.

⑤ A. A. S. Barnes, *On Active Service with the Chinese Regiment*, p. 7.

⑥ A. A. S. Barnes, *On Active Service with the Chinese Regiment*, p. 9.

⑦ Dorward to Sir C. MacDonald, 19 May 1900, The National Archives (UK), FO228/1353, p. 339.

⑧ A. A. S. Barnes, *On Active Service with the Chinese Regiment*, p. 13.

⑨ A. A. S. Barnes, *On Active Service with the Chinese Regiment*, p. 13.

来告诉他当兵的儿子赶紧逃走，不然会送命。① 这件事暗含的意义有二：其一，可能有很多百姓和这位老人一样，不愿受到动乱的波及，收拾财产逃命；其二，可能这位老人受到了同乡的威胁，他不跑就会被当做“汉奸”打死。

从5月5日的冲突来看，群众有一定的作战准备和战术安排，而5月6日的冲突则可以看出，百姓不是乌合之众，有火炮，且坚持长达一个小时。由此可知，百姓发起的冲突是经过充分准备的，有组织者。根据当地人的回忆资料，可知两场斗争的领导者分别是：西武林村于冠敬（秀才），马景山（捐班监生），孙家滩村孙义清（廪生），草庙子村杨希亭（屠户），徐家疃于渐海（曾任清一印右堂），江家口子村刘景山（武秀才），江正己（武秀才），南虎口村徐仁山，圈于家村于仁山（绰号巴仁子）。② 总体来看，除最后两人身份不详外，其余领导者都是有地位、有功名的人，属于在农村中有影响力的一类人。

百姓在攻击英方勘界委员的同时，可能也对中方委员进行了围困。5日，英方收到报告，称“村民正在围攻勘界专员和文登地方官，荣成的陪同人员也被扣留。原因是村民对官员的行为不满。他们认为这些官员未经中国政府的批准而向英国人出卖领土，并且说已经从烟台派出了中国军队，但还没有到达就被召回”。③ 7日，锋沃德接到英国驻烟台领事电报“山东巡抚询问，你们能否有效地帮助登莱青道解围”，如果不能的话，中方将从烟台派兵。④ 尽管锋沃德认为中国官员应该对自身目前的处境负责，但他还是担心中国军队的到来。因此，他决定营救被困中方委员。8日下午，布鲁斯带领100名英国海军陆战队员和华勇营两个连前往道头村解救被困中方委员。英国士兵留在有利位置俯瞰两个村庄，华勇营士兵进村营救。然而“几乎不可思议”，中方委员对“给予他们自由的这一善意并不满意”，“尽管看守他们的人已经逃掉了”，但他们仍在被困的地方没有动。英国人推测“这些当了一周或更长时间的囚犯”可能“并非完全不乐意”。⑤ 解围工作顺利完成，途中还遇到一支中国军队，双方“友好”表示之后，各自行进。⑥ 9日，锋沃德致电袁世凯，通报已根据烟台领事的要求，派兵帮中方委员解围。随后收到袁世凯的答复，称他并未让烟台领事向锋沃德提任何要求，但是他还是很感激锋沃德所采取的行动。⑦ 10日，中方委员被安全护送到威海卫城，他们向英方表示，因未能控制事态，他们已遭免职。⑧

英方解救中方委员的过程中有两点需要注意：其一，英方怀疑中方委员是否真的被百姓囚禁，似有一定道理。因为在目前所有中方回忆性资料中，未见任何围困中方委员的回忆和记载。况且，从中方委员通讯畅通来看，他们似乎并未成为“囚犯”，被困也并不一定属实，拖延勘界、推卸责任的可能性较大。其二，解救过程中，锋沃德“命令执行完解救任务的军队，运用可以采取的一切方法来避免流血”。⑨ 需要指出的是，锋沃德发布的两次命令——驱散崔管领导的姜南庄集会和解救被围困的中国官员，都特别指出要尽最大可能避免流血冲突。锋沃德和军人包尔、沃森在这类问题的处理上方式并不同。试想一下，如果锋沃德早一天到达勘界现场，事情或许不是这个样子。

发生冲突后，中方一直坚称在善后事宜处理完毕之前，拒绝继续勘界。总理衙门曾两次照会

---

① A. A. S. Barnes, *On Active Service with the Chinese Regiment*, p. 13.

② 张学诗《英人强租威海群众反抗埋界纪略》，第13—20页。

③ Dorward to Sir C. MacDonald, 17 May 1900, The National Archives (UK), FO228/1353, p. 320.

④ Dorward to Sir C. MacDonald, 17 May 1900, The National Archives (UK), FO228/1353, p. 321.

⑤ A. A. S. Barnes, *On Active Service with the Chinese Regiment*, p. 15.

⑥ A. A. S. Barnes, *On Active Service with the Chinese Regiment*, p. 16.

⑦ Dorward to Sir C. MacDonald, 17 May 1900, The National Archives (UK), FO228/1353, p. 322.

⑧ Chinese Boundary Commissioners to Col. Dorward, 10 May, 1900, The National Archives (UK), FO228/1353, p. 368.

⑨ Dorward to Sir C. MacDonald, 17 May, 1900, The National Archives (UK), FO228/1353, p. 322.

英国公使窦纳乐，称“此次两国会勘租界，原系照约办理，惟该处民情不顺，自应暂行停勘。日前既经山东巡抚迭电英员缓勘，乃贵国委员执意不听，致出此事，实为可惜，相应再行照会贵大臣迅速电饬驻威委员，暂缓勘界，勿再操切从事，免致重情积愤急切，难以解散。”① 但是，早在7日，铎沃德致电袁世凯，说明他已指示英方专员继续划界。在他看来，“推迟只会助长反对情绪”，并建议袁向中方委员做出同样指示。② 只不过因班罗斯受伤不能工作，暂时停止了勘界工作。15日英方开始继续自行勘界。勘界过程中依然有民众围观，但却没有冲突发生。17日，勘界完成，英方委员撤回。19日，铎沃德致信窦纳乐，详细汇报了勘界的细节，并称“勘界工作在无中方专员参加的情况下顺利完成了”③。

四、尾　声

勘界完成、界石竖妥，英方委员撤回。但事情还远没有解决。

其一，英方自行勘定的边界是否有效？早在5月4日，得知英方自行勘界的山东巡抚袁世凯就对铎沃德表示，他拒绝承认英方自行划定的边界有效。④ 8日，袁世凯再次致电铎沃德，表示拒绝继续勘界，只有把英军杀死中国村民的案件调查清楚并解决之后才能继续勘界。⑤ 9日，总理衙门照会英国公使，称“查此事系两国派员会勘。兹英员竟自前往，虽已立石，不能作准”。⑥ 5月10日，被英方营救的中方委员也拒绝承认边界有效。英方完成自行勘界之后，窦纳乐于5月23日照会总理衙门，称“所勘之界，本政府定当确守不移”。⑦ 5月28日，袁世凯再次向铎沃德重申拒绝承认英方单独划定的界线。5月31日，袁世凯复电铎沃德，称已经重新任命中方勘界委员。6月1日，中方勘界委员调查后，认为“英方专员竖立的界石与地图一致，也连贯”⑧。6月4日，铎沃德致电窦纳乐，称“山东巡抚接受了租借地界线”⑨。

其二，冲突中，百姓死伤多人，中英双方如何交涉并处理善后？暴力事件发生后，中英双方立刻展开交涉。5月6日，在去边界的路上，铎沃德得知班罗斯遭到攻击的消息，随后造访包尔的营部并询问骚乱情况。为了应付可能再次到来的袭击，他向包尔增派了华勇营一个连和30名英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向沃顿增派了华勇营一个连。⑩ 袁世凯复电表示，3日他曾因民众聚集要求推迟勘界，但英方不肯，于4日自行勘界，他又致电说英方应对一切后果负责，现在英方杀死很多村民，他深表痛心，已派官员调查事情经过，要求铎沃德也应该马上调查。⑪ 8日，袁世凯再次致电铎沃德，要求首先解决英军杀死中国村民一案。⑫ 9日，铎沃德答复说，袁世凯对发生

---

① 总署致英国公使窦纳乐《威海勘界因民情不洽酿成衅端应速电英员暂缓勘界由》，《外交档案》，馆藏号：01－18－019－02－033。

② Col. Dorward to Governor，7 May 1900，The National Archives（UK），FO228/1353，p. 361.

③ Dorward to Sir C. MacDonald，19 May 1900，The National Archives（UK），FO228/1353，p. 344.

④ Governor to Col. Dorward，4 May 1900，The National Archives（UK），FO228/1353，p. 359.

⑤ Governor to Col. Dorward，8 May 1900，The National Archives（UK），FO228/1353，p. 363.

⑥ 总署致英国公使窦纳乐《威海租界希速饬委员暂缓往勘由》，《外交档案》，馆藏号：01－18－019－02－031。

⑦ 英国公使窦纳乐致总署《照复威海勘界一事接本国政府电复碍难允停特专文奉布由》，《外交档案》，馆藏号：01－18－019－02－038。

⑧ Chinese Boundary Commissioners to Col. Dorward，1 June 1900，The National Archives（UK），FO228/1353，p. 389.

⑨ Dorward to Sir C. MacDonald，4 June 1900，The National Archives（UK），FO228/1353，p. 384.

⑩ Dorward to Sir C. MacDonald，19 May 1900，The National Archives（UK），FO228/1353，p. 340.

⑪ Governor to Col. Dorward，7 May 1900，The National Archives（UK），FO228/1353，p. 362.

⑫ Governor to Col. Dorward，8 May 1900，The National Archives（UK），FO228/1353，p. 363.

情况了解得不准确，民众两次向英方委员及其卫兵的攻击中，班罗斯和另外4人都受了伤，英国会在闹事的原地进行详细的调查。[①] 24日，袁世凯指示李希杰致信铎沃德，信中附有伤亡百姓名单，目的是让铎沃德采取必要行动，然而，铎沃德立刻将名单退回并表示已将此事报告给英国政府，由政府处理。[②] 26日，袁再次致电，称委派李希杰与铎沃德交涉遇害村民之事。[③] 30日，铎沃德致电袁世凯，表示村民之死和租界划定之事是中英双方政府的问题，他拒绝再与袁世凯讨论这些问题。对此，袁世凯只能表示“非常遗憾”[④]。

两国政府之间的交涉也并无实际效果。5月20日，总理衙门照会窦纳乐，称：中方勘界委员曾“屡向铎大臣所委之员商停，乃该员不容再缓，带兵自行勘安界石，以致出此衅端，且查此案英员弁只被伤五人，而中国民人遭英兵惨杀至三十人之多，可见责任应归贵国，绝无疑义”。[⑤] 5月23日，窦纳乐称“民人心早有先入，捏造条约离威海城仅三十里之言，以为英员越界占地，故群聚为谋，华官虽经在场，终究未将确情宣示以安反侧，不过借畏惧之词向英员乞停。殊不知若因聚众停办勘界，则长民人恃众抗违之心，其党聚必将益多”，认为责任在于中方，“华官失信，以致民人无故聚攻与国兵营，伤及大员”。[⑥] 5月31日，总理衙门对此提出反驳，质问道“此案乃由铎大臣所委之员操之太蹙，带兵自立界石以致猝成事端，实属意料不及，岂可诿过于华官？”[⑦]

交涉到此戛然而止。双方互相推诿责任。其实，中国政府的最佳选择是承认双方都有责任，共同赔付百姓。然而，这只是笔者的一厢情愿。百姓没有从英方得到任何补偿，也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抚恤，“无人抵偿，徒事含冤”[⑧]，他们成为最大的受害者。

其三，如何安抚百姓？在这一事件中，百姓为谣言所惑，聚众反对勘界以保护生命财产，不仅死伤众多，于事无补，而且没有得到任何赔偿。对此，山东巡抚袁世凯、文登知县陈景星等先后发布告示，劝谕百姓。目前可见两份贴于报信村（据冲突地不远）的告示。袁世凯的告示签署日期为光绪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一日（1900年5月23日），内称：威海租英、勘立界石一事，“断非本省官员所能擅专，亦断非民人所能阻止”。劝谕百姓不要“误听谣言，聚众滋闹”，这样会“使公家蹈爽约之讥，生民罹惨烈之祸，徒自贻戚，终莫挽补”。何况“愈闹而受害愈烈，愈闹而吃亏愈大”。同时也表示，“如果英员所画租界在沿岸十英里以外，而与原订不符，不但尔等不愿听之，即本部院亦决不肯迁就了事，自当据约驳办”。但“若实系查照图约勘画，其地均在十英里之内”，“即应听候所派勘界官员将勘定界址分别晓谕，毋得再滋事端”。[⑨] 次日，陈景星也发布通告，称租借威海卫一事“系朝命允许，条约系奉钦定，譬如父母与人诺约，子弟何敢抗违”。“试问日前报信村与草庙经本县节次劝谕，坚不听劝，以致先经枪毙各命，无人抵偿，徒事含冤，悔听浮言，空受大累，思之当亦自悔聚闹之非是也”，“合再出示晓谕，为此示，仰

① Col. Dorward to Governor，9 May 1900，The National Archives（UK），FO228/1353，p. 364.

② Dorward to Sir C. MacDonald，12 June 1900，The National Archives（UK），FO228/1353，p. 385.

③ Dorward to Sir C. MacDonald，12 June 1900，The National Archives（UK），FO228/1353，p. 386.

④ Dorward to Sir C. MacDonald，12 June 1900，The National Archives（UK），FO228/1353，p. 387.

⑤ 总署致英国公使窦纳乐《威海勘界应俟该处民情安谧再行续勘由》，《外交档案》，馆藏号：01－18－019－02－037。

⑥ 英国公使窦纳乐致总署《威海勘界一事迭据铎大臣文电译述情形并云勘界武员一员伤重已另派他员代勘应将华官失信民人无故聚攻伤及大臣之案专文照会由》，《外交档案》，馆藏号：01－18－019－02－039。

⑦ 总署致英国公使窦纳乐《威海勘界事铎大臣所称华官煽惑民心各节不足为据由》，《外交档案》，馆藏号：01－18－019－02－040。

⑧ 文登知县《通告》，光绪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三日，实贴报信村，威海市档案馆藏。

⑨ 袁世凯《通告》，光绪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实贴报信村，威海市档案馆藏。

租界各庄绅民人等知悉，嗣后如再有煽言妄动者，愿尔民勿听勿信，闭门静坐，他事不问”。①在劝谕解释之下，或许也是在冲突的阴影之下，百姓未再进行任何反抗。这两份告示也说明了当时谣言确实存在，并且官员对此是知情的。而三年之后骆任廷发布的一道告示，也说明当时谣言之风颇盛:

> 大英钦命驻扎威海刘公岛等处办事大臣骆　为晓谕事。照得威海人情好事，专做谣言，凡事不计伪真，辄喜无而为有，捕风捉影，以讹传讹，似此浇风，亟需严禁。乃近来居然竟有伪传威海设关抽税一说，尤为无根，不知播自何人，实深痛恨。为此示，仰合埠人等知悉，威海向无设关抽税之例，亦并无有抽税之议，如果有人再敢无中生有，四处谣传，定即严惩不贷，各宜凛遵，切切，特示。②

尽管百姓并未再进行任何武装反抗，但当时百姓表达不满的方式有很多。1902 年 7 月，有传教士报告说，有些“大英租界”的界石被刻成“大英粗界”，英租政府的政府秘书兼治安官沃特与负责公共事业的哈里斯花了 10 天的时间，巡视了租借地的 76 块界石，共发现了 30 块这样的界石。然而，负责刻碑的工匠已经逃到旅顺去了。③ 因为工匠的离开，我们有理由相信，工匠的行为是有意的。对此，英租界政府也无能为力，只有另立界石。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对英租时期威海卫的勘界纠纷有如下认识：第一，当时英国人收税和勘界是同时公告并进行的，百姓实质上反对的是税收，反对勘界只是反对税收的体现，这是维护自身利益的行动，而不仅仅是守卫国土的爱国运动。第二，百姓反对税收的原因是听信谣言，谣言来源于当地士绅。他们散布谣言，部分因利己主义的动机在作祟，部分源于读书人的家国观这种朴素的爱国情怀，或者兼而有之。运动领导者也是士绅，百姓是被引导甚至裹胁的。第三，谣言引发了暴力，一是反抗斗争中被杀的 29 名村民，二是民众自己杀死的“汉奸”，百姓才是最大的受害者，但并非所有百姓都参与了这一事件。第四，悲剧的发生，英国和中国官员都有责任，中方没有做好解释工作，英方不该强硬地自行勘界。

主要参考文献

[1] 庄士敦著，刘本森译 《狮龙共舞——一个英国人笔下的威海卫与中国传统文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 年。

[2] A. A. S. Barnes, *On Active Service with the Chinese Regiment*, Grant Richards & Leicester Square, 1902.

[3] 朱世全 《威海问题》，商务印书馆，1930 年。

[4] 威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英国强租威海卫三十二年（威海文史资料第十辑）》，内部印行，1998 年。

[5] 山东省历史研究所编 《山东省志资料（创刊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58 年。

[6] 威海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 《威海市志》，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 年。

[7] 邓向阳 《米字旗下的威海卫》，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 年。

[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选编 《光绪二十四年英国租借威海前后电报》，《历史档案》1999 年第 4 期。

[9] 威海讲书堂 《威海杂记画图新报》，第一年第十二卷，圣教书会印发，1903 年。

---

① 文登知县 《通告》，光绪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三日，实贴报信村，威海市档案馆藏。

② 威海讲书堂 《威海杂记画图新报》，第一年第十二卷，圣教书会印发，1903 年 12 月，封底。剑桥大学图书馆藏，馆藏号：FH 1. 4. 11。

③ Wei-Hai-Wei Marriage Ordinance no. 9 of 1903, CO873/97, pp. 24 – 25. 该档编目有误，依照其内容，应为政府秘书沃特（Walter）对 1902 年租借地情况的报告。

A Study on the Tax and Demarcation Disputes in Weihaiwei in 1900

LIU Bensen (Department of Histor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liubensen_ 1 @163. com)

When the British first leased Weihaiwei, the territory was peaceful, but the demarcation of the territory in 1900 led to Sino-foreign conflict. The origin and cause of this conflict has been unclear and requires further study. In the spring of 1900, prior to the demarcation, there were lots of rumors circulated among the people, saying that Britain would impose higher taxes and poison the natives. Consequently, the natives assembled together to resist tax and the demarcation. The British thought rumor came from the gentry, so they dispersed the rallies and told the people the truth, but this had little effect. Chinese officials provided erroneous information, which further stoked the rumors. In the process of the joint demarcation, people gathered to block. Chinese officials proposed that the demarcation be suspended, but the British were determined to continue, which caused the people to carry out violent protests. Under the repression of the Chinese Regiment, nearly 30 people were killed and the British officials completed the demarcation unilaterally.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popular violence was tax resistance and the reason for the violence was their belief in rumors. The main responsibility for the conflict lie with the Chinese and British officials, and the biggest victim were the local people.

致作者

为建立高效、便捷的编辑部办公系统，提升本刊投稿、审稿的信息化水平，自2012年1月1日起《清史研究》编辑部开始使用远程稿件处理系统，该系统能实现在网上进行远程投稿、审稿和编辑处理。远程稿件处理系统的网址：http：//qsyj. iqh. net. cn。进入清史研究主页后，点击期刊页面，即可进入期刊网页，然后根据要求进行投稿。敬请各位学者予以关注，惠赐稿件。

《清史研究》编辑部
2015年11月15日